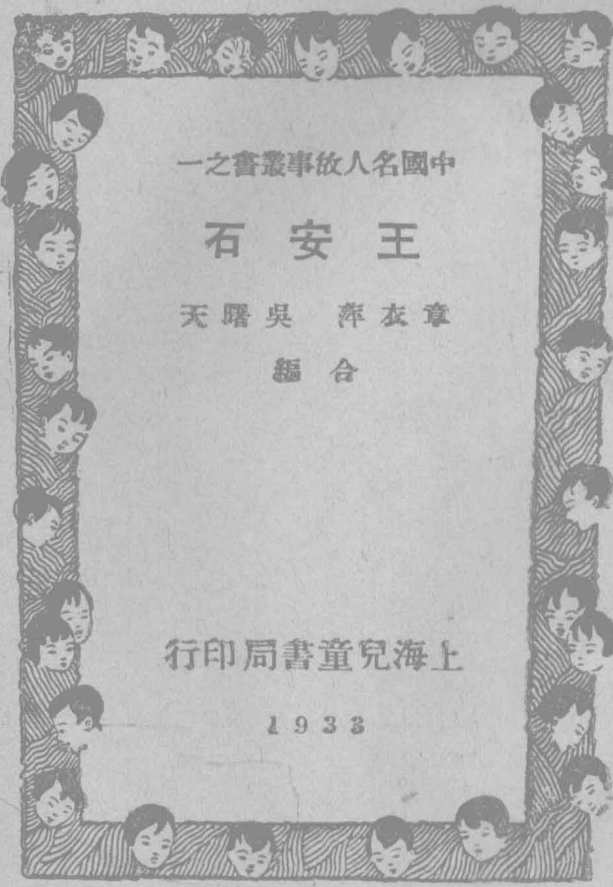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安石



中國名人故事叢書之一

王安石

章衣萍 吳曙天

合編

上海兒童書局印行

1933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
發行

中國名人故事叢書 王安石「全一冊」實價大洋一角四分

外埠酌加郵匯費

有 所 權 版
究 必 印 翻

編著者 章衣萍 吳曙天	發行者 兒童書局	印刷者 兒童書局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總發行所 兒童書局總店

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
電話九一九二一三
電報掛號九三〇一

分發行所

上海新開路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
上海蘇州路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
上海老靶子路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
北江西路口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

序

王安石是歷史上的了不得的大政治家！他的改革，因為當時人士的反對而失敗了，他的精神是千古不朽的！我們讀「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」的話，可以想見其為人的獨往獨來，生氣勃勃。這書以宋史王安石傳為藍本，參考柯昌頤編王安石評傳，以及鄭行巽王安石生活臨川集等書。前二節為內人曙天所寫，後二節為余所寫。書成，特記之。

章衣萍 五，二十八日

王安石

目次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安石的少年 | 一 |
| 二 | 安石的政治生活 | 一三 |
| 三 | 安石的朋友 | 二四 |
| 四 | 安石的學術 | 三七 |

王安石

一 安石的少年

王安石，字介甫。撫州臨川人。他小時候好讀書。能夠看過一遍，就永遠不忘記。他做文章，寫得飛似的快。起初好像毫不經意似的，等到寫成，大家見了無不驚嘆。他在小時候就自命不凡了，他嘗說：

「匡濟天下，是我的責任！」

他瞧不起荀況韓愈，佩服孟軻。他有一首自負不凡的詩，節錄在下面：

此時少壯自負持，
意氣與日爭光輝；
乘閒弄筆戲春色，
脫略不省旁人譏；
坐欲持此博軒冕，
肯言孔孟猶寒飢。

我們把這首詩且翻做白話：

當我少年時代，是多麼的自負，
我的意氣呀，簡直要和太陽爭一個勝負。
對着美麗的春色，偷閒兒弄着文章，
只管自己猖狂，那管旁人譏笑。

要將我的本領，去做一個高官，

那裏肯說孔子孟子，都還挨着飢寒。

看了這些詩句，我們可以想見他的抱負了。

安石的父親，名益，字捐之，大家都叫他都官公。那時帶着一家老小，東遷西走，沒有一定的地方，所以安石那時過的家庭生活，也是一種流浪式的生活。他總是跟着父親走來走去的。

不過家庭給他的教育，都很好的。他的母親吳氏，是一位很賢慧、很有品學的人，她好學不倦，所以教子有方。他的父親，更不用說了，他是一位能文的良善官吏，總是藹顏悅色的、從容不迫的爲他講做人的道理。有時也談談國家大事，使安石聽了津津有味。

安石幼時從來不挨打的，因為他很聰明，他的父母又和善，常用循循善誘的方法，去教育他。

他在十八歲以前，家庭教育好，他的環境，又很好，不過那時只是閉門讀書，沒有師友和他一齊的，少有互相研究的機會。後來隨父親進京，才交了一位朋友，那便是宋代的古文大家，曾子固先生。

他得了這一位朋友，兩人便討論學術，討論文章，朝夕往還甚密。那時他的學業更有進展了。曾子固很佩服他的文章，把他的文章給歐陽修看，歐陽修也很恭維他。

十九歲那年，隨父宦遊金陵。在二十一歲時，他父親就死了。他爲了想念父親，做了一首抒情的詩：

昊天一朝異以禍，

先子泯沒予誰歸？

精神流離肝肺絕；

背血被面無時唏！

這是訴說他的悲哀的心緒，他的父親一死，他好像失了依附的人了。

二十三歲的時候，受賜進士及第。從那時起，便開始政治生活了，他很高興，因為他是有抱負的人、很想有一個機會，大展其才，爲國家做一番事。他在憶非詩上說：

母兄呱呱泣相守，

三載厭食鍾山薇；

屬聞下詔起羣彥，
遂自下國趨王畿；
刻章琢句獻天子，
釣取薄祿歡庭闈。

我們且把這首詩翻做白話：

我那時只伴着哭啼啼的媽媽哥哥，
三年中，吃厭了鍾山的薇蕨；苦得沒奈何；
聽說皇帝下了聖旨要起用賢才，
我就離開了故鄉，直奔到京師。
用盡心思，寫了文章獻給皇帝，
纔能將一些微薄的官俸，教媽媽們快活。

這是說他和母兄守孝三載，一直在金陵住着，很是厭倦的。一旦進入仕途，可以有所爲了，還可以拿些官俸，讓母親歡喜，心裏便覺得非常得意了。

不過安石是好學不倦的人，他雖然走到政治路上去了，然而他是「讀書不忘政治，政治不忘讀書」。他一方面做了大政治家，一方面做了大文學家。他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！

我們再來說說王安石是怎麼一個人，他是一個方臉大耳，臉色黝黑，左右耳朵後面有黑子三粒，真是一副奇相。

他的性情很簡率，不好修飾，不好吃。他常穿着污穢的衣服，扣子有時也扣錯了，領子也翻在後面，頭髮也不剪，臉也洗不干淨。他的一身骯髒相，使人見了很厭惡的。他的夫人吳氏正



安石跑回來就跳足登在官籐床上沉沉的睡去了

和他相反，很好干淨，所以常爲了他的不事邊幅，很生氣，很厭惡他。

有一天，安石跑回來，就跳足登在官籐床上，沉沉的睡去了，骯髒的衣服也不脫。他夫人看了很生氣，後來把那張床也不要了。

他吃飯的時候，也很不講究，有菜就吃，他不知道什麼好吃，什麼是不好吃的。他上

桌，看見什麼擺在他眼前，便一直吃完牠，別的菜他不挾一箸，放的遠一點的菜，他就沒有吃一口。

他不知道愛吃什麼，放在他眼前的，就是他愛吃的東西。有一天，有人說他愛吃獐子肉，他的夫人不相信，特想了法子去試他，等到吃飯的時候，把菜擺滿了一桌，把一碗獐子肉放在最遠的地方，把一碗青菜放在他眼前。

安石一坐下，就一直吃那碗青菜，放在最遠的獐子肉，他沒有吃一口，後來大家都說：

「他吃菜，只揀近的吃，並非是定要吃什麼。」

他一直是有些名士派的，在二十四歲時，在揚州做淮南判官。他在官府裏，常在夜裏看書。一直到天亮，把睡覺的時間也

錯過了。不過精神很疲倦，只好去睡覺。等到太陽晒得很高了，他才急忙的穿了骯髒衣服，臉都來不及洗，就趕到官府去辦事了。在官府辦公的老爺，總是衣冠楚楚的，然而他却蓬頭垢面，像一個怪人。

那時候韓魏公琦正知揚州，看見他這樣放蕩不羈的神情，就疑心他了，說他在夜裏有蕩逸的行爲，說他不是賭就是嫖。

魏公和他見面時，就用話來指點他，並且勸勉他說：

「年青人前途是不可限量的，應該好自爲之。」

然而安石却氣得聽都不高興聽，心裏想：他雖然是我的前輩，却不識得我呢！所以他恨恨地走出了，不理魏公。

後來又調到鄞縣去了。起隄堰，決陂塘，爲水陸之利。貸穀



他一面看書一面吃飯

與民，立息以償，使百姓得到許多利益。

那時候，兩天治理一回縣事，空的時間，仍舊讀書寫文，他常常爲了讀書，忘了睡覺，也忘了吃飯。所以他的起居沒有一定的時間。飯食也沒有一定的時候。

有時候，他一面看書，一面吃飯。爲了太專心看書，就忘記用筷子，常是用手胡亂的

抓東西向嘴裏塞，不知不覺地就吃了好多，所以把腸胃吃壞了，常常鬧胃病。

後來他母親死了，他在金陵守制，他每天都和元禪老和尚，研究佛經。他那時自己很歡喜讀佛經，還勸他的女兒也要讀佛經，所以他給女兒的詩裏，有一句說：

「好讀楞嚴莫憶家！」

教他女兒讀楞嚴經，不要想家。他不但勸過女兒還勸過他的姪兒讀佛書。

他除此以外，喜歡研究怪字，喜歡多用古字，無論怎樣難認的字，他都認識。

安石有一個兒子，名叫雱。有三個女兒。他的兒子很聰明，